



▲秀子對男女關係不感興趣



▲下女原是少女扒手



▲河正宇（左）飾演的騙子跟金泰梨飾演的下女，混入大宅行騙

風流逐色書中藏

下女誘罪

韓國／朝鮮電影開始於上世紀初的日本殖民時代，從近年重新出土的三四年代韓國電影中可以見到，當時的電影對白多是韓文和日文混雜，採取的是一種接近寫實的語言策略。韓國導演朴贊郁的最新作品《下女誘罪》，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韓國作背景，戲中人同樣是日文與韓文混着來講，可以說，是重現了一個時代的語言現象。

行光



▲朴贊郁（後排戴眼鏡者）在《下女誘罪》拍攝現場指導演員



該片分成兩部分，一個是計中計，一套中有套的誘騙故事，兩女一男之間有不同的組合，他以為自己在算計她，卻原來是被算計的一個。至於其中的計謀是否可行，大宅惡霸的細節是否可信，則是另一個問題，總之，看起來頗像一回事。

這部電影有一個有趣的細節，話說來自日本貴族之家的千金小姐秀子，居住在上下人等一律講日語的大宅，竟然有興趣兼且講到韓

語。當然，細心的觀眾可能會懷疑，善本的日版《金瓶梅》在八十

年前可能已經價值連城，但像日本偽冒薩德侯爵的大作，最早也要在明治維新之後才有可能出現，這樣「新」的書籍，又能賣到什麼好價錢呢？所以，所謂的收藏喜好，在這部戲中最大的作用恐怕還是，讓大量的「黃書」和春宮圖冊在戲中出現，而要秀子不斷朗讀，讓她對日語感到疲勞之餘，也對男女關係完全失掉胃口。

《下女誘罪》以上世紀三十年代作為故事的時空，但實際上，這是一個近乎虛構、半真實的故事空間。除了上文所講的「新」舊「黃書」齊齊變成善本的細節外，騙子對秀子說：「我們只要坐上去海參

歲的郵輪，再登上火車跑上幾千

里，就可以住進真正的俄國貴族大

宅。」假設他不是信口開河亂吹

牛，就只能認為編導把電影放進一

個平行時空內。我們身處的世界，

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應該找不

到貴族莊園，只有集體農場、工廠

或者勞改營，或者這說明了，他為

何會被秀子狠狠地擺布一番。相反

倒是當時世界各色人等都喜歡到的

地方，不論你是日本浪人還是朝鮮

復國志士。

地，秀子和下女選擇走出到上海，這部電影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《沙勞》中「衆惡棍聽人說色情故

事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虛構的時空

當然，細心的觀眾可能會懷

疑，善本的《金瓶梅》在八十

年前可能已經價值連城，但像日本偽冒薩德侯爵的大作，最早也要在明治維新之後才有可能出現，這樣「新」的書籍，又能賣到什麼好價錢呢？所以，所謂的收藏喜好，在這部戲中最大的作用恐怕還是，讓大量的「黃書」和春宮圖冊在戲中出現，而要秀子不斷朗讀，讓她對日語感到疲勞之餘，也對男女關係完全失掉胃口。

《下女誘罪》以上世紀三十年代作為故事的時空，但實際上，這

是一個近乎虛構、半真實的故事空

間。除了上文所講的「新」舊「黃

書」齊齊變成善本的細節外，騙子

對秀子說：「我們只要坐上去海參

歲的郵輪，再登上火車跑上幾千

里，就可以住進真正的俄國貴族大

宅。」假設他不是信口開河亂吹

牛，就只能認為編導把電影放進一

個平行時空內。我們身處的世界，

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應該找不

到貴族莊園，只有集體農場、工廠

或者勞改營，或者這說明了，他為

何會被秀子狠狠地擺布一番。相反

倒是當時世界各色人等都喜歡到的

地方，不論你是日本浪人還是朝鮮

復國志士。

地，秀子和下女選擇走出到上海，這部電影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《沙勞》中「衆惡棍聽人說色情故

事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虛構的時空

當然，細心的觀眾可能會懷

疑，善本的《金瓶梅》在八十

年前可能已經價值連城，但像日本偽冒薩德侯爵的大作，最早也要在明治維新之後才有可能出現，這樣「新」的書籍，又能賣到什麼好價錢呢？所以，所謂的收藏喜好，在這部戲中最大的作用恐怕還是，讓大量的「黃書」和春宮圖冊在戲中出現，而要秀子不斷朗讀，讓她對日語感到疲勞之餘，也對男女關係完全失掉胃口。

《下女誘罪》以上世紀三十年代作為故事的時空，但實際上，這

是一個近乎虛構、半真實的故事空

間。除了上文所講的「新」舊「黃

書」齊齊變成善本的細節外，騙子

對秀子說：「我們只要坐上去海參

歲的郵輪，再登上火車跑上幾千

里，就可以住進真正的俄國貴族大

宅。」假設他不是信口開河亂吹

牛，就只能認為編導把電影放進一

個平行時空內。我們身處的世界，

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應該找不

到貴族莊園，只有集體農場、工廠

或者勞改營，或者這說明了，他為

何會被秀子狠狠地擺布一番。相反

倒是當時世界各色人等都喜歡到的

地方，不論你是日本浪人還是朝鮮

復國志士。

地，秀子和下女選擇走出到上海，這部電影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《沙勞》中「衆惡棍聽人說色情故

事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虛構的時空

當然，細心的觀眾可能會懷

疑，善本的《金瓶梅》在八十

年前可能已經價值連城，但像日本偽冒薩德侯爵的大作，最早也要在明治維新之後才有可能出現，這樣「新」的書籍，又能賣到什麼好價錢呢？所以，所謂的收藏喜好，在這部戲中最大的作用恐怕還是，讓大量的「黃書」和春宮圖冊在戲中出現，而要秀子不斷朗讀，讓她對日語感到疲勞之餘，也對男女關係完全失掉胃口。

《下女誘罪》以上世紀三十年代作為故事的時空，但實際上，這

是一個近乎虛構、半真實的故事空

間。除了上文所講的「新」舊「黃

書」齊齊變成善本的細節外，騙子

對秀子說：「我們只要坐上去海參

歲的郵輪，再登上火車跑上幾千

里，就可以住進真正的俄國貴族大

宅。」假設他不是信口開河亂吹

牛，就只能認為編導把電影放進一

個平行時空內。我們身處的世界，

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應該找不

到貴族莊園，只有集體農場、工廠

或者勞改營，或者這說明了，他為

何會被秀子狠狠地擺布一番。相反

倒是當時世界各色人等都喜歡到的

地方，不論你是日本浪人還是朝鮮

復國志士。

地，秀子和下女選擇走出到上海，這部電影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《沙勞》中「衆惡棍聽人說色情故

事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虛構的時空

當然，細心的觀眾可能會懷

疑，善本的《金瓶梅》在八十

年前可能已經價值連城，但像日本偽冒薩德侯爵的大作，最早也要在明治維新之後才有可能出現，這樣「新」的書籍，又能賣到什麼好價錢呢？所以，所謂的收藏喜好，在這部戲中最大的作用恐怕還是，讓大量的「黃書」和春宮圖冊在戲中出現，而要秀子不斷朗讀，讓她對日語感到疲勞之餘，也對男女關係完全失掉胃口。

《下女誘罪》以上世紀三十年代作為故事的時空，但實際上，這

是一個近乎虛構、半真實的故事空

間。除了上文所講的「新」舊「黃

書」齊齊變成善本的細節外，騙子

對秀子說：「我們只要坐上去海參

歲的郵輪，再登上火車跑上幾千

里，就可以住進真正的俄國貴族大

宅。」假設他不是信口開河亂吹

牛，就只能認為編導把電影放進一

個平行時空內。我們身處的世界，

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應該找不

到貴族莊園，只有集體農場、工廠

或者勞改營，或者這說明了，他為

何會被秀子狠狠地擺布一番。相反

倒是當時世界各色人等都喜歡到的

地方，不論你是日本浪人還是朝鮮

復國志士。

地，秀子和下女選擇走出到上海，這部電影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《沙勞》中「衆惡棍聽人說色情故

事的情節互相呼應。

虛構的時空

當然，細心的觀眾可能會懷

疑，善本的《金瓶梅》在八十

年前可能已經價值連城，但像日本偽冒薩德侯爵的大作，最早也要在明治維新之後才有可能出現，這樣「新」的書籍，又能賣到什麼好價錢呢？所以，所謂的收藏喜好，在這部戲中最大的作用恐怕還是，讓大量的「黃書」和春宮圖冊在戲中出現，而要秀子不斷朗讀，讓她對日語感到疲勞之餘，也對男女關係完全失掉胃口。

《下女誘罪》以上世紀三十年代作為故事的時空，但實際上，這

是一個近乎虛構、半真實的故事空

間。除了上文所講的「新」舊「黃

書」齊齊變成善本的細節外，騙子

對秀子說：「我們只要坐上去海參

歲的郵輪，再登上火車跑上幾千

里，就可以住進真正的俄國貴族大

宅。」假設他不是信口開河亂吹

牛，就只能認為編導把電影放進一

個平行時空內。我們身處的世界，

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應該找不

到貴族莊園，只有集體農場、工廠

或者勞改營，或者這